

注 释

从本书的下卷，也就是托尔斯泰夫人1901—1910年这一段时期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她和托尔斯泰的意见分歧特别尖锐起来了。因此，她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对作家个人、他的某些作品、他的创作毅力、日常接近的人们以及生活方式的评价，都有许多主观的、偏颇的地方。还在《日记》第一版问世的时候，著名的文艺学家恰夫洛夫斯基就撰文指出这些日记对于研究托尔斯泰的生平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也提出了警告，“运用这些日记要多加小心”（关于这一点，可参阅上卷中的前言）。

日 记

1901年

（3—39页）

〔1〕 列·里·托尔斯泰1900年12月24日给索·安·托尔斯泰娅的信。（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

〔2〕 1900年12月27日塔·里·苏浩金娜从科切迪写给索·安·托尔斯泰娅（寄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信。（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

〔3〕 尼·尼·切尔诺古波夫当时正在“蒐集与加工”阿·阿·费特的“传记材料”。他于1900年6月7日写信给索·安·托尔斯泰娅，要求允许他了解一下费特致列·尼·托尔斯泰和索·安·托尔斯泰娅的信的内容。（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见《日记》，6月6日条。

〔4〕 1901年1月8日的信。《列夫·托尔斯泰与弗·瓦·斯塔索夫

通信集(1878—1906)》，列宁格勒，1929年，第256页。

〔5〕索·安·托尔斯泰娅误把两部喜剧：《一个传染了瘟疫的家庭》(1863—1864年)和《虚无主义者》(1866年)混为一谈了。显然她从鲁缅采夫博物馆拿到的是《虚无主义者》现在的第一个手稿本。手稿本的封面上有索·安·托尔斯泰娅亲笔写的：“喜剧的后续部分(虚无主义者)”。《一个传染了瘟疫的家庭》见《列·尼·托尔斯泰文艺作品手稿记述》，第一辑，莫斯科，1955年，第92页。

〔6〕弗·米·多罗舍维奇：《一天之间》，载《俄罗斯报》，1901年1月4日，第608号。

〔7〕据塔·里·苏浩金娜回忆，托尔斯泰是在小剧院观看埃·拉比什的戏。“在幕间休息时，他在休息厅遇见一位熟识的教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也来看这种荒唐的东西’，他微笑了一下，然后说。‘我也一直想写一本类似的东西’，父亲说，‘可是写这一类的东西，我的才华还不够。’”（《塔·里·苏浩金娜》，第441页。）

〔8〕莫斯科艺术爱好者协会第二十届定期绘画展览会。

〔9〕据弗·费·拉祖尔斯基说，托尔斯泰认为扬·施推卡的环形全

景画“很有意思，尽管画上人物的面貌过于平淡。”（《弗·费·拉祖尔斯基日记》，《文学遗产》，第三十七——三十八卷，第501页。）

〔10〕选定在音乐会上朗读的托尔斯泰中篇小说片断，事先曾交给检查机构。据索·安·托尔斯泰娅说，因为官方担心托尔斯泰会取得轰动一时的成功。她写道：“警察局长特列波夫询问我，如果出现骚扰和混乱的局面，我能否让公众平息下来。”（《我的一生》，1901年）见《日记》3月26日条。

〔11〕索·安·托尔斯泰娅1864年12月7日的信。（《索·安·托尔斯泰娅给列·尼·托尔斯泰书信集》，第49—51页。）

〔12〕索·安·托尔斯泰娅1901年1月21日的信。《列夫·托尔斯泰与弗·瓦·斯塔索夫通信集。（1878—1906）》，列宁格勒，1929年，第257—258页。

〔13〕玛·里·奥勃连斯卡娅1901年1月26日给托尔斯泰的信。（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1月底和2月15日托尔斯泰给她的两封信，见《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三卷，第30页、35页，并参见《日记》2月12日条。

〔14〕见《日记》，1900年11月3日条和注释第14条。

〔15〕见《日记》，3月26日条。

〔16〕 伊·伊·扬茹尔于2月10日拜访托尔斯泰。次日，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我询问他对于死亡的看法如何，对消灭与存在的看法如何。他不明白。”（《托尔斯泰全集》，第五十四卷，第89页。）同时参阅伊·伊·扬茹尔的文章《对死亡的恐惧（同列·尼·托尔斯泰的一次谈话）》。见《俄国轶事》，1910年，第12期，第15—16页。

〔17〕 乔·奥涅：《忧郁的女人》，巴黎，1901年（存雅斯纳雅·波良纳图书馆）。

〔18〕 1901年2月24日，《教会新闻》第8期发表了至圣的东正教最高会议2月20至22日对托尔斯泰的裁决。裁决说：“教会不承认他是教会的一员，在他未表示忏悔并恢复同教会的联系之前，都不能承认。”2月25日各报刊登了这项裁决。这就是托尔斯泰被正式革出教门。日记中贴有一份剪报。

〔19〕 1901年2月26日，索·安·托尔斯泰娅写信给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和签署裁决的大主教们。托尔斯泰了解到信的内容以后说：“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写过多少本书，连这幢房子都装不下了，你却想用你这一封信开导他们。”（《我的一生》，1901年）索·安·托尔斯泰娅的信于

1901年3月24日发表在《教会新闻》第十七期非正式附刊上。同时还发表了大主教安东尼1901年3月16日的答复。索·安·托尔斯泰娅把这份剪报和她写的眉批贴到日记本上。她写道：“……我极为悲愤的并不是因为这份文件会使我的丈夫在精神上被毁灭，这不是人所能做到的，这只有上帝才行。从宗教的观点来看，人的内心生活除了上帝以外，任何人都不了解。并且值得庆幸的是，谁也管不了。但是从我所皈依的，并且绝不会放弃的宗教的观点来看，——耶稣创建这门宗教是为了以上帝的名义去为人生的全部重要时刻：人的生、死、婚、丧、哀、乐祝福，这门宗教应当提倡爱的法则，宽恕一切的法则，爱敌人，爱仇视我们的人，为大众祈祷——从这个观点来看，我无法理解东正教最高会议的裁决。它不会引起人们的同情（除了《莫斯科新闻》之外），而只能引起大众的愤怒和对列夫·尼夫拉耶维奇的热爱和同情。我们已经收到来自全世界的对这方面的声明，而且这些声明正方兴未艾。”

〔20〕 一百八十三名大学生因参加1901年1月初的基辅大学学潮，被充军。这件事推动了彼得堡和其他城市捍卫受害学生的运动。2月25日，莫斯科举行了工人和大学生

的示威游行。

〔21〕 索·安·托尔斯泰娅的信仅在国外报纸发表。在俄国只发行了胶印本。因为莫斯科书刊检查委员会曾发出通知，禁止刊登对托尔斯泰“表示同情”的电报和其他材料。

〔22〕 托尔斯泰的《致沙皇及其诸大臣》公开信（《托尔斯泰全集》，第三十四卷）是对政府迫害学潮参加者的反应。（见注释第20条）这封公开信和托尔斯泰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1901年3月26日）同时寄给沙皇，（《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三卷，第55页）并同时寄给各亲王和全体内阁大臣。

〔23〕 音乐会于1901年3月17日举行。日记本中别着音乐会的节目单。

〔24〕 大主教安东尼在1901年3月16日致索·安·托尔斯泰娅的信中写道：“东正教最高会议宣布把您丈夫革出教会这件事做得并不残酷无情，而是他的所作所为，他背弃了对耶稣的信仰，对我们的救世主、至圣上帝的儿子的信仰，这才是残酷无情的。对这种背弃您早就该表示悲愤。您的丈夫并不毁灭于一张印刷的小纸片，而是毁灭于背叛永生的源泉……您得到全世界的同情。本人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但是我想这里您得不到安慰。有人的光

荣，也有上帝的光荣……”（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

〔25〕 第二十九届巡回画展在彼得堡展出列宾的画《在祈祷》（托尔斯泰在森林中）。3月25日参观画展的观众向托尔斯泰发了一封上面有三百九十八人签名的致敬电、一封信和给穷人募的二十五卢布的捐款。电报未交给托尔斯泰，因为禁止把表示同情的电报交给他。托尔斯泰在1901年4月20日给奥·伊·伊万诺娃的信中谢谢大家寄来的捐款和“友好的……感情”。（《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三卷，第61页）

〔26〕 列·奥·帕斯捷尔纳克于1901年6月2日至14日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他画了几张写生素描，供绘制《托尔斯泰与家人》用。巴黎的卢森堡博物馆建议“五位俄国画家……各画一幅俄国生活图画给博物馆。”列·奥·帕斯捷尔纳克回忆说：“作为最有意思的俄国题材——我选择了托尔斯泰和他在家庭环境中的起居。我在黄昏时刻，用人工照明，画了一幅水彩画。”（列·奥·帕斯捷尔纳克：《流年笔记》，莫斯科，1975年，第206页。）这幅画藏在俄罗斯博物馆。

〔27〕 见《日记》，1月6日条及注释第3条。

〔28〕除了提及的作品外，这段时间内，雕塑家瑯·里·阿隆逊还绘制了两幅托尔斯泰的铅笔肖像画和近八十幅草图。（五张藏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托尔斯泰的青铜胸像和索·安·托尔斯泰娅的石膏胸像，现藏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

〔29〕关于自己对安·里·托尔斯泰的态度及其生活方式，托尔斯泰后来在8月22日至23日写信告诉了安·里·托尔斯泰。（见《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三卷，第129—131页。）

〔30〕指《唯一的手段》一文。（见《托尔斯泰全集》，第三十四卷。）

〔31〕《福音书》，圣彼得堡，1894年。扉页上有索·安·托尔斯泰娅的注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所标出的地方，他认为是《福音书》中最重要的地方。索·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

〔32〕指《唯一的手段》一文。

〔33〕指伊丽莎白女皇（笔名为卡门·西尔瓦）7月16（29）日的信（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7月28日（8月10日），托尔斯泰表示感谢伊丽莎白女皇来信，并通知说，寄来的作品他未曾收到（见《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三卷，

第106—107页）。雅斯纳雅·波良纳未藏有上述作品。

〔34〕塔·里·苏浩金娜1901年7月19日致索·安·托尔斯泰娅的信。（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

〔35〕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仅藏有1901年12月1日给谢·里·托尔斯泰的信。

〔36〕1901年12月3日致索·安·托尔斯泰娅的信。（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

〔37〕杜·彼·马科维茨基医生曾两次到雅斯纳雅·波良纳：1894年和1897年。

〔38〕阿·马·高尔基当时住在奥列伊莎的别墅（离加斯普拉约两公里）。1901年12月23日至30日他写信给K·П·皮亚特尼茨基说：

“……托尔斯泰来看过我……他对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大加称赞，十分称赞我写的《三人行》前半部。在谈到后半部时，他说‘那是无政府主义，凶恶的、残酷的无政府主义。’（见《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二十八卷，莫斯科，1954年，第210页。）

1902年

（39—104页）

〔1〕索·安·托尔斯泰娅1901年12月10日的信和亚·弗·托尔斯泰娅（娘家姓格列波娃）1901

年12月19日的信。(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

〔2〕 朱·玛志尼：《论人的义务》，莫斯科，1902年。(存雅斯纳雅·波良纳图书馆)托尔斯泰认为这本书“好极了”。(《托尔斯泰全集》，第五十四卷，第118页)。同时参阅托尔斯泰给玛志尼儿子鲁吉安诺·玛志尼的信，1905年3月7(20)日。(《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五卷，第233页。)

〔3〕 列·里·托尔斯泰：《探索与妥协》，载《每月文选》，1902年，第1—12期(该刊由伊·伊·亚辛斯基主编)这部长篇小说中的某些反面人物的原型取自托尔斯泰的信徒，这一点可能引起了索·安·托尔斯泰娅的不安。见《日记》，2月10日条。

〔4〕 1901年12月26日，托尔斯泰开始写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他决定在信中把人民的困苦处境和必须消灭极不公正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告诉沙皇。1901年12月26日他开始写这封信，1902年1月16日把这封信写完(《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三卷，第184—191页)。托尔斯泰请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亲王把这封信转呈沙皇。得到亲王的同意以后，他把这封致沙皇的信寄给了亲王，没有封口，以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可以审

读一遍，然后“再作决定”，转呈这封信对他是否“方便”。(1月16日的附信，《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三卷，第183—184页)。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满足了托尔斯泰的请求。见托尔斯泰1902年4月5日给他的信。(《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三卷，第228—230页)

〔5〕 安·巴·契诃夫当时住在雅尔达。他到克里米亚后很快就第一次拜访托尔斯泰，此后他们多次见面。

〔6〕 亚·瓦·阿姆菲恰特罗夫的讽刺小品《奥勃马诺夫先生们》(按：即“骗子先生们”) (谈皇室)，载《俄罗斯报》1902年，1月12日，第974号。作者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报纸则被查封。

〔7〕 谢·伊·塔涅耶夫1902年1月18日的信。(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

〔8〕 托尔斯泰在维·彼·布列宁的小品文《批判随笔。同失望者的谈话。第三次谈话》中(《新时代报》，1902年，1月18日，第9294号)读到以下四句民歌：

老头儿已经开始哼哼，

老头儿已经开始咳嗽，

该给他把寿衣穿好，

该让他到坟墓中去逍遥。

1902年1月23日托尔斯泰把这几句“绝妙诗句”写入日记本，并且指

出：“人民的语言多美啊。既形象，又动人，同时又严肃。”

（《托尔斯泰全集》，第五十四卷，第119—120页。）

〔9〕 见注释第4条。

〔10〕 在托尔斯泰的日记中，有玛·里·奥勃连斯卡娅亲笔写的字：“老人智慧的价值就像钻石的价值那样是随着克拉的数量而提高；最重要的是在生命结束之前。要珍惜这种价值，把它们表现出来，并且使之为人们服务。”（《托尔斯泰全集》，第五十四卷，第120—121页。）

〔11〕 托尔斯泰继续撰写《论信仰的自由》一文。

〔12〕 关于托尔斯泰一家的熟人亚·瓦·奥尔苏菲耶夫因糖尿病于1901年9月9日去世一事，托尔斯泰在1901年11月6日写信给谢·尼·托尔斯泰说：“……早上还在走动，十分钟前还在说话，他知道他正在死去，同大家告别，向孩子们提出各种忠告，一直重复说：‘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死是那么容易。’”（《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三卷，第158页。）

〔13〕 1902年1月31日的记事，是由巴·亚·布朗热亲笔写在笔记本里的。（《托尔斯泰全集》，第五十四卷，第267页。）这几天托尔斯泰同时正在口授《论信仰的自

由》和《宗教是什么，其实质何在？》两文的补充材料。

〔14〕 1902年1月31日关于健康状况致谢·尼·托尔斯泰的电报。

（《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三卷，第206页。）

〔15〕 1902年2月1日日记里的记事。玛·里·奥勃连斯卡娅不是“按口授，而是凭记忆”写的。（《托尔斯泰全集》，第五十四卷，第123页。）

〔16〕 关于伊·里·托尔斯泰住在加斯普拉的情况，请参阅：《伊·里·托尔斯泰》，第227—229页。

〔17〕 显然是指《士兵守则》和《军官守则》绪言的第一稿。该文是由玛·里·奥勃连斯卡娅亲笔写的，并注明日期为2月8日。（未发表，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

〔18〕 可能是《绪言》的第二稿（见注释第17条）。（《托尔斯泰全集》，第三十四卷，第278—279页。）

〔19〕 《基督的教义》一文的第七和第九章。（《托尔斯泰全集》，第三十九卷，第125和127页。）

〔20〕 在发表列·里·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探索与妥协》（见注释第3条）之前，《交易所新闻》于1901年12月16日及19日的第343

和346号上，刊登了一篇广告。广告中说“列夫·托尔斯泰儿子”的长篇小说描绘了“托尔斯泰主义”。关于托尔斯泰对儿子作品的态度，奥·康·托尔斯泰娅曾于1901年12月3日从加斯普拉写信给安·康·切尔特科娃说：“昨晚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非常难过。对廖瓦写的东西，对他的无礼、无才、自以为是，十分气愤。”（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1902年1月29日，列·里·托尔斯泰到加斯普拉小住数日。离开之后，他于1902年2月5日写信给索·安·托尔斯泰娅说：“请您告诉他，我爱他，并且请您吻吻他的手，请他原谅我给他带来的不快。”（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托尔斯泰口授的答复，由玛·里·奥勃连斯卡娅亲笔写在托尔斯泰的笔记本里。（《托尔斯泰全集》，第五十四卷，第263页，第七十三卷，第207页。）

〔21〕《基督的教义》一文，第60和第64章。（《托尔斯泰全集》，第三十九卷，第184—185，190—191页。）

〔22〕短篇小说《骷髅小木偶》（定稿名称）收入：索·安·托尔斯泰娅的《骷髅小木偶及其他短篇小说》一书，莫斯科，1910年，（存雅斯纳雅·波良纳图书馆）见序言。

〔23〕1902年2月21日，谢·里·托尔斯泰写信答复安东尼大主教1902年2月11日致索·安·托尔斯泰娅的信（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阁下，家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嘱我致书阁下，他请求您别打扰他和他的妻子，即家母，因为您和东正教的其他代表人物已经把话说尽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鄙人斗胆补充一点，即医生嘱家父精神应完全处于安宁状况，破坏他的安宁，将严重影响他的康复。”（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

〔24〕可能是口授《绪言》（见注释第17条）的修正意见，这些意见写在手稿的页边上。

〔25〕信未发出（草稿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见《日记》，2月15日条及注释第23条。

〔26〕康·阿·赫列普托维奇-布杰涅夫1902年2月16日的信（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见《日记》，1900年11月12日条。

〔27〕玛·米·东杜科娃-科萨科娃1902年2月19日致索·安·托尔斯泰娅的信。（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

〔28〕托尔斯泰1902年3月3日致列·贝·贝滕森医生的信。（《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三卷，第211—212页。）

〔29〕 巴·亚·布朗热自1月30日至2月22日住在加斯普拉，照料病中的托尔斯泰（见他的回忆录：《1901—1902年间托尔斯泰的病况》——载《昔日年华》杂志，1908年第9期）。在他离去之后，托尔斯泰几乎天天给他写信——从2月23日至3月27日就给布朗热写了十七封信，这些信都是口授写成的。（《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三卷，第208—227页。）

〔30〕 阿·奥·奥甘江扬。

〔31〕 托尔斯泰改编的是亚·谢·普希金的一首诗《黄金与宝剑》。

〔32〕 拉·伍·艾麦逊：《高尚的心灵》，莫斯科，《媒介》出版社，1902年。（存雅斯纳雅·波良纳图书馆。）

〔33〕 1902年3月15日给叶·瓦·奥勃连斯卡娅的信。（《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三卷，第218页。）

〔34〕 德·谢·西皮亚金于1902年4月2日被谢·瓦·巴尔马绍夫刺杀。

〔35〕 1902年4月5日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亲王的信。（《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三卷，第228—230页。）

〔36〕 美术展览协会第三十届巡回画展。

〔37〕 沃·亚·莫扎特的滑稽歌剧《人皆如此》，或《情人学校》，剧本作者Л·да·蓬代。

〔38〕 1902年5月11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亲王的信（《文学遗产》，第三十七——三十八卷，第308—309页）——是对托尔斯泰1902年4月25日（5月1日）关于土地所有制和亨利·乔治草案的答复。（《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三卷，第236—240页。）

〔39〕 从内容看，口授的文字与《致工人书》一文有关（《托尔斯泰全集》，第三十五卷。）

〔40〕 菲尔丁：《民族魂。一个英国军官关于他在缅甸生活的记述》，莫斯科，《媒介》出版社，1902年。雅斯纳雅·波良纳图书馆藏有作者的题词的一本：“献给敬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深受教益并忠于他的译者。1902年4月13日。莫斯科，巴·布朗热。”见《日记》，1898年12月24日条。

〔41〕 托尔斯泰继续撰写《致工人书》一文。

〔42〕 指托尔斯泰同索·安·托尔斯泰娅关于邀请巴什基尔人前来雅斯纳雅·波良纳一事发生的意见分歧；根据医嘱，托尔斯泰必须饮用马奶。（见托尔斯泰1902年5月22日给巴·亚·布朗热的信和6月

11日给玛·列·奥波连斯卡娅的信——《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三卷，第245，256—257页。）

〔43〕托尔斯泰曾把叶·阿·巴拉滕斯基的一首诗《死神》（1828年）收入《阅读园地》第一版，莫斯科，《媒介》出版社，1906年，第二卷，第193—194页。很可能是，索·亚·斯塔霍维奇读了一首阿·阿·费特的诗：《致死神》（1856或1857年），《死神》（1878年）或《致死神》（1884年）。

〔44〕托尔斯泰于1902年7月24日恢复撰写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他在当天的台历上注道：“重审了《哈吉-穆拉特》的全文。”（《托尔斯泰全集》，第五十四卷，第308页。）

〔45〕索·安·托尔斯泰娅着手准备第十一版的《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文集》，第一至十四卷，1903年在莫斯科出版。

〔46〕谢·伊·塔涅耶夫于1908年写完《旧式写法可动对位》一书，并于1909年发表（存雅斯纳雅·波良纳图书馆，附有作者献辞）。

〔47〕艾·穆德于7月9日至13日在雅斯纳雅·波良纳逗留。他是为撰写托尔斯泰传前来的。

〔48〕寄给索·安·托尔斯泰

娅的是什么样的小册子，未查明。1902年8月8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神父的小册子令人痛心。他们为什么要痛恨我？”（《托尔斯泰全集》，第五十四卷，第136页。）

〔49〕8月10日至14日，弗·瓦·斯塔索夫和伊·亚·金茨堡应托尔斯泰夫妇的邀请，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小住。（《列夫·托尔斯泰与弗·瓦·斯塔索夫通信集（1878—1906）》，列宁格勒，1929年，第275—276页）。在这次会见时，托尔斯泰请弗·瓦·斯塔索夫把《哈吉-穆拉特》的有关材料寄给他。他把材料目录单交给了斯塔索夫。

〔50〕关于这件事（1855年末），当托尔斯泰还在世时，由人们所编写的几部传记中就提到过。托尔斯泰传记的最后一位作者尼·尼·古谢夫查证了全部事实，认为无法确定“谁是调任的倡议者”。（古谢夫：《托尔斯泰传记材料》，第一卷，第560—561页。）

〔51〕这个情节的童话故事草稿（无篇名）是托尔斯泰在给弗·格切尔特科夫的信中写的（《托尔斯泰全集》，第八十六卷，第62、63页），并用《聪明的女郎》篇名发表。（《托尔斯泰全集》，第二十六卷。）托尔斯泰曾把同一个

情节推荐给尼·谢·列斯柯夫（见亚·鲍·戈登雅泽尔：《在托尔斯泰身边》，莫斯科，1959年，第133页。），列斯柯夫写了一本中篇小说《上帝旨意的时刻》（《俄国综览》，1890年，第11期）。托尔斯泰在1890年12月3日给列斯柯夫的信中叙述了他对上述中篇小说的看法。（《托尔斯泰全集》，第六十五卷，第198页。）日后，《聪明的女郎》的草稿，成了托尔斯泰的童话故事《三个问题》（1903年）的底子（《托尔斯泰全集》，第三十四卷）。

〔52〕 1902年10月11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弗·格·切尔特科夫说：

“我写完了《哈吉-穆拉特》，未加润色即搁置起来，在我有生之年将不发表。”（《托尔斯泰全集》，第八十八卷，第278页。）但是托尔斯泰一直到1905年还在继续加工这部中篇小说。

〔53〕 托尔斯泰开始撰写《致宗教界人士书》一文。（《托尔斯泰全集》，第三十四卷。）

〔54〕 见《日记》，1891年4月22日条和注释第54条。

〔55〕 第一个遗嘱由托尔斯泰写在1895年3月27日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全集》，第五十四卷，第640—644页。）

〔56〕 1902年7月13日《教育》

出版社社主纳·坦·采特林曾来拜访索·安·托尔斯泰娅，“建议用一百万卢布的代价购买永属版权”。索·安·托尔斯泰娅表示不同意。（《每日记事》，1902年7月13日条。）

〔57〕 见注释第45条。

〔58〕 手稿上最后一个写作日期是11月1日。该文由《自由言论》出版社于1903年出版。

〔59〕 从1902年11月1日至年底，托尔斯泰撰写神话《地狱的毁灭与复兴》。这部作品是为补充《致宗教界人士书》一文而构思的。谢·亚·叶尔帕杰夫斯基不喜欢这部作品。（见谢·叶尔帕杰夫斯基：《文学回忆录》，莫斯科，出版年月不详，第48页。）

〔60〕 彼·亚·克鲁泡特金：《一个革命家的手记》。伦敦，1902年。托尔斯泰承认，“阅读克鲁泡特金出色的手记促使他开始构思自己的回忆录，并于1903年1月着手撰写。（见1903年1月11日给弗·格·切尔特科夫的信——《托尔斯泰全集》，第八十八卷，第284—285页。）

〔61〕 托尔斯泰的信发表于《俄罗斯新闻》，1902年，12月12日，第343号上。（《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三卷，第341页。）尽管这封信发表了，各报仍继续刊登

他健康情况的通告

〔62〕 米·塔乌别：《当代国际法产生史》，共三卷，圣彼得堡，1894—1902年。这部著作的第三卷以《中世纪欧洲和平时期的国际体制》为名出版，圣彼得堡，1902年。（存雅斯纳雅·波良纳图书馆，附托尔斯泰批注。）

〔63〕 见《日记》1903年1月1日条及注释第2条。

1903年

（104—118页）

〔1〕 塔·里·苏浩金娜1902年12月23日给索·安·托尔斯泰娅的信（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见托尔斯泰1903年1月9日给塔·里·苏浩金娜的信。（《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四卷，第11页。）

〔2〕 托姆·费里斯和伯特·罗曾访问过雅斯纳雅·波良纳。他们前来俄国是为了拜见托尔斯泰并讨论招魂术的。由于托尔斯泰身体不适，谈话时间不长。

〔3〕 安·斯·阿连斯基：《酒樽》，独唱、合唱协奏叙事曲，第61号作品。为席勒诗谱曲（瓦·安·茹科夫斯基译文）。

〔4〕 1902年12月，托尔斯泰构思编制一种日历，每天都附上思想家的一段语录。他曾对赫·尼·阿布里科索夫说：“您想想看，人

们将读到的不是一些胡说八道，而是伟大圣贤们的格言。”（赫·尼·阿布里科索夫：《托尔斯泰身边十二年》，载《编年史》杂志，第十二册，第439—440页。）1903年1月初，托尔斯泰着手筛选格言。（引书单见《托尔斯泰全集》，第四十卷，第479—480页。）这项工作于1903年1月23日结束。这个选本于1903年8月28日由《媒介》出版社出版，题名：《圣贤思想每日必读》。（《托尔斯泰全集》，第四十卷。）

〔5〕 1903年2月7日第9673号《新时代报》发表了索·安·托尔斯泰娅的信。她在信中表示否定列·尼·安德烈耶夫的短篇小说《深渊》。索·安·托尔斯泰娅同意B·П·布莱宁的意见。（《新时代报》，1903年，1月31日，第9666号。）

〔6〕 关于尼古拉一世时代和高加索战争的材料，是撰写《哈吉-穆拉特》所需要的。

〔7〕 关于这一点，伊万诺夫1903年3月8日从敖德萨市所发出的信中曾经提到过（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

〔8〕 文学评论家瓦·瓦·罗扎诺夫及妻子前来拜访托尔斯泰夫妇，是为了结识他们并且谈谈话。托尔斯泰对瓦·瓦·罗扎诺夫的

“不学无术……感到惊讶”，因此他对罗扎诺夫“不太感兴趣”。

（1903年3月10日给谢·尼·托尔斯泰的信，《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四卷，第67页。同时参阅：列·里·托尔斯泰：《日记摘抄》。《首都与庄园》，1914年第4期，第4—5页。）

〔9〕 费·伊·丘特切夫《沉默！》（1830年）一诗中的名句。

〔10〕 1903年6月3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巴·伊·比留科夫说：“我在绞尽脑汁写尼古拉·巴甫洛维奇那一章……我觉得这一章很重要，是我对政权的理解的形象解释。”（《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四卷，第140页。）这几天来他正阅读尼·卡·希里德的著作《尼古拉一世皇帝，他的生平与统治》（圣彼得堡，1903年）（存雅斯纳雅·波良纳图书馆），并认为“其中有不少有趣的东西。”（《托尔斯泰全集》，第五十四卷，第177页。）

〔11〕 巴特尔·谢麦里和神学教授莫诺奇，在从罗马赴满洲途中，曾去雅斯纳雅·波良纳进行访问。

〔12〕 农民阿·尼·阿盖耶夫1903年1月因渎神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为了帮助他和他的家庭，托尔斯泰积极参加他的案件。根据托尔斯泰的请求，尼·瓦·达维多夫撰

写了一份恳请赦免的呈文。托尔斯泰在1903年4月7日的信中请亚·瓦·奥尔苏菲耶夫把这份请求书转呈沙皇。（《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四卷，第103—104页）要求赦免一事被司法大臣H·B·穆拉夫约夫所拒绝。阿·尼·阿盖耶夫于1903年8月29日被押往西伯利亚。

〔13〕 这封信的四份手迹保存下来了。最后一个文本不同于《日记》中的记载，刊登在《索·安·托尔斯泰娅给托尔斯泰书信集》，第617—618页。信中所引托尔斯泰日记记录是1895年10月6日的。原文中勾掉十七行。（《托尔斯泰全集》，第五十三卷，第59页。）

1904年

（118—129页）

〔1〕 矿业学院学生代表团给托尔斯泰送来一份表达衷心敬爱的致敬信（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代表团成员们希望谈谈土地问题和大学生革命运动的情况。见代表团成员A·H·吉洪诺夫的回忆录。H·谢列勃罗夫：《时代与人们》，莫斯科，1955年，第227—249页。

〔2〕 安·巴·契诃夫的剧作《樱桃园》是在莫斯科大众艺术剧院（今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的。

〔3〕 1904年1月，托尔斯泰

着手编纂《阅读园地》。

〔4〕 这首诗发表在《大众杂志》，1904年第3期上。

〔5〕 俄日战争开始于1904年1月27日。从这天起，托尔斯泰的日记中出现了他对这件“可怕的事情”（他对这场战争）的想法。

〔6〕 中篇小说《一张伪息票》开始写作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托尔斯泰曾多次恢复这部中篇小说的写作工作，特别是1902年10月至1904年4月，进度较快。这部作品并未写完，托尔斯泰生前没有发表过。（《托尔斯泰全集》，第三十六卷。）

〔7〕 1851年5月，托尔斯泰同兄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起前往高加索。当时尼·尼·托尔斯泰在那里服役。1851年6月，托尔斯泰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了一次袭击，并在短篇小说《袭击》中描述了这件事。（《托尔斯泰全集》，第三卷）。1852年1月3日，托尔斯泰以士官生资格加入炮兵，1854年1月晋升为准尉，并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调往多瑙河集团军，同年11月又调至塞瓦斯托波尔，一直到该城保卫战结束。

〔8〕 安·里·托尔斯泰1904年8月10日给索·安·托尔斯泰娅的信。（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

〔9〕 1904年8月11日托尔斯

泰前往皮罗戈沃，在那里逗留到8月21日。在这些天里，他曾写信给妻子说：“你要想到，你在最主要的方面——精神状态方面，对他是有利的。”（《托尔斯泰全集》，第八十四卷，第366—367页）谢·尼·托尔斯泰于1904年8月23日逝世。

1905年

（129—131页）

〔1〕 巴·伊·比留科夫因参加援助反正教仪式派信徒于1897年被驱逐出俄国。1904年8月11日大赦令公布后，他获准返回俄国。1904年12月24日他到达雅斯纳雅·波良纳，逗留至1905年1月3日。

〔2〕 巴·伊·比留科夫于1901年着手收集材料和编写托尔斯泰传。第一卷于1906年由《媒介》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传记》。

〔3〕 1905年1月（最后写作日期为：2月2日）托尔斯泰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一文。（《托尔斯泰全集》，第三十六卷。）这篇文章是托尔斯泰对大量信函的答复。这些信请求托尔斯泰谈谈他对地方自治机构宣传限制独裁权力和实行代表管理制，以及对1905年1月9日彼得堡事件的看法。该文由弗·格·切尔特科夫在英国发表于《自由言论报》，1905年第

92期。

〔4〕 关于1905年1月9日彼得堡事件，雅斯纳雅·波良纳是从1月11日的报纸和前来拜访的巴·亚·布朗热叙述中得知的。（见《雅斯纳雅·波良纳记事》，第一卷，第81—84页。）

1908年

（131—143页）

〔1〕 托尔斯泰继续1907年8月开始的《阅读园地》改编工作，供出第二版之用。

〔2〕 托尔斯泰在致发来八十寿辰贺信的个人和机关的答谢信草稿中写道：“我还要感谢所有写信给我的人士以及那些可爱的人们，他们的礼品特别使我感动，如彼得堡的服务员们寄给我一只漂亮的茶炊。上面附有他们的题词，还有工人及其他人士，都使我非常感动。”（《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八卷，第242页。）

〔3〕 包括尼·阿·卡萨特金、维·米·瓦斯涅佐夫、巴图林、列·奥·帕斯捷尔纳克及其他人作品（水彩画、水粉画、铅笔画）的画册，是由莫斯科艺术爱好者协会寄给托尔斯泰的。（现存雅斯纳雅·波良纳故居纪念馆。）

〔4〕 叶·契尔乔波娃寄来的是平绣；托尔斯泰在耕地。肖像是

由画家古西基扬茨寄来的。

〔5〕 1908年9月3日致“奥托曼”烟厂（该厂在彼得堡）的信。（《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八卷，第224—225页。）

〔6〕 包裹是1908年9月1日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收到的。副券上注有寄件人的莫斯科地址和姓名：O. A. 马尔科娃。1908年9月3日，托尔斯泰致函O. A. 马尔科娃。他写道：“如果您能解释一下您产生恶感的原因，将使我愉快之至。”（《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八卷，第223页。）后来尼·尼·古谢夫确定，O. A. 马尔科娃并不住在上述地址。详情参阅古谢夫的著作，第201—202页。

〔7〕 大英博物馆图书管理员雷特是1908年8月28日到达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他给托尔斯泰带来了英国崇拜者的贺词。贺词中说：“您勇敢真诚地向人类展示了新的崇高理想，使全世界都爱上了您。”（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在这份贺词上签名的有美术家、演员、音乐家、社会活动家、作家，其中包括肖伯纳。

〔8〕 Г. Я. 彼里特科夫斯基1908年9月5日的信。（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受托尔斯泰之托，尼·尼·古谢夫于1908年9月13日致函答复他。（《托尔斯泰全集》，

第七十八卷，第358页。）

〔9〕 这里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1853年6月13日。后来，托尔斯泰在短篇小说《高加索的俘虏》中利用了这个插曲的细节。（《托尔斯泰全集》，第二十一卷，第304—306页。）

〔10〕 这封信有五份草稿保留下来了。第一稿写于9月8日，最后一稿注明的日期是10月5日。最后一稿于1908年10月8日在许多报纸上发表。（《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八卷，第239—242页。）

〔11〕 “又是秋日朝霞的光辉”这首诗是阿·阿·费特在1891年9月14日给索·安·托尔斯泰娅的信中寄来的（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

〔12〕 传单是由社会革命党人在图拉散发的，应托尔斯泰的要求，四名（而不是八名）属于该党的图拉印刷工人前来会见托尔斯泰。谈话的详细纪录见尼·尼·古谢夫著《列夫·托尔斯泰反对国家与教会》，柏林，（1913年），第42—55页。同时参阅托尔斯泰1908年9月15日给部分图拉工人的信。（《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八卷，第229—230页。）

〔13〕 来访者的姓名不详。同来访者谈话之后，托尔斯泰在《日记》里，1908年9月14日条下写道，

“留下的印象极其沉重。”（《托尔斯泰全集》，第五十六卷，第151页。）

〔14〕 引自阿·阿·费特《秋天的玫瑰》（1886年）一诗，但引文不准确。

〔15〕 玛·尼·托尔斯泰娅1908年9月6日给列·尼·托尔斯泰的信（存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

〔16〕 托尔斯泰是1907年4月收到尼·阿·莫罗佐夫的书《雷雨和暴风雨中的发现。默示录产生史》（彼得堡，1907年）。书上写有献辞：“献给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作者敬赠。3月31日。尼·莫罗佐夫。”（存雅斯纳雅·波良纳图书馆）对这本著作的意见，他在4月6日—11日的信中告诉了尼·阿·莫罗佐夫。（《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七卷，第78页。）

〔17〕 薇·德·列别杰娃回忆说：“整个晚上……伯爵都在询问莫罗佐夫在狱中的生活详情。”在分手的时候，“表示希望莫罗佐夫能来小住几日……他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一位在狱中度过二十年的人。”（薇拉·列·，〈同列·尼·托尔斯泰的会见〉。载《现代人》杂志，1912年第4期。）

1909年

(143—144页)

〔1〕 索·安·托尔斯泰娅抄写的是短篇小说《谁是凶手？帕威尔·库德里亚什》的草稿。托尔斯泰是1908年12月至1909年2月25日撰写这篇小说的。作品未能完成，托尔斯泰生前未发表。（《托尔斯泰全集》，第三十七卷。）

〔2〕 这是古钢琴演奏家万达·兰多芙斯卡第二次前来雅斯纳雅·波良纳。托尔斯泰对于她这次演出的看法是这样的：“……演奏得很可爱，令人高兴，但是不激荡人心，尽管震撼人心的演奏往往会使人感到心情沉重，而我还是喜欢体验这种感情。”（摘自1909年1月15日给米·谢·苏浩金的信——《托尔斯泰全集》，第七十九卷，第31页。）

1910年

(144—279页)

〔1〕 1910上半年，索·安·托尔斯泰娅没写日记。现在记的就是这一年的头一篇。

〔2〕 托尔斯泰的1910年的日记写成两本。第二本他是从6月14日开始在奥特拉德诺依写的（见《托尔斯泰全集》，第五十八卷，第65页）。保存在切尔特科夫那里

的七本日记是从1900年5月19日到1910年7月13日写的。

〔3〕 托尔斯泰是这样写的：

“我想试一试，有意识地用善和爱同索尼娅作斗争”（见《托尔斯泰全集》，第五十八卷，第67页，6月20日记事）。

〔4〕 6月22日，索·安·托尔斯泰娅的歇斯底里病状急剧恶化。根据她的要求，向托尔斯泰发去一封电报：“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神经极不正常，失眠，哭泣，脉跳一百，要求电告。瓦丽娅。”

（见《托尔斯泰全集》，第八十四卷，第398页。）据瓦·米·费奥克里托娃证明说，电报是索·安·托尔斯泰娅口授的。

〔5〕 6月22日的记事。（《托尔斯泰全集》，第五十八卷，第68页。）

〔6〕 参阅：《托尔斯泰全集》，第八十二卷，第59页。

〔7〕 参阅：《托尔斯泰全集》，第八十四卷，第398页。

〔8〕 切尔特科夫获准在他母亲逗留捷利亚金基期间居住在那里。他是6月27日来到那里的。

〔9〕 收入1910—1911年版第十二卷内。

〔10〕 收入1910—1911年版第十二卷内。

〔11〕 7月1日的信。索·安·